

第 1 章

导 言

1.1 本书之目的

在过去 10 年中，国际经济组织（IEOs）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广泛探讨的焦点。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因其在重组和重建其第三世界成员的经济中起到的作用而尤其受到批评。大部分批评来自左翼批评者，因为他们察觉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政策和建议日益向右翼倾斜。然而，对国际经济组织的工作的不满不仅来自左翼的激进批评者，本书将结合所关注的两个中心问题，评析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的各种批评。

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国际经济组织中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问题。对于第三世界的“需要”和它们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言人的“要求”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分析。如果承认政府官员的行为是从其国家利益出发的，那么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的立场就反映了其国家的“需要”；反之，如果承认政府不一定总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或者这种观念不被视为有用的分析工具，那么“要求”和“需要”就不是同义语了。在下文中，^①我将假定“要求”与“需要”可以是不相等的。

本书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国际经济组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作出的反应，当然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国际经济组织对穷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可以从许多观点考察，本书只是从一个方向分析了这一复杂的问题，而没有涵盖适用于该问题的所有方法。许多关于国际经济组织的活动的争论没有明确参考第三世界政府的观点，本书将以这些政府的要求作为考察的出发点，但这并不是评价国际经济组织影响的惟一观点。

在本书开篇，有必要明确我使用第三世界这一术语的方式，因为使用这个术语很可能遭受异议。苏联式共产主义第二世界的崩溃和穷国间经济差距的不断拉大，动摇了世界政治冷战时代的这一概念。在探讨了第三世界这个术语之后，我将讨论国家分类这一棘手问题，以及其他用于描述不发达经济体的时常交替使用的术语。

1.2 作为政治概念的第三世界

用第三世界这个术语来描述国际体系中的一组国家的作法很通行，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并不恰当。“*tiers monde*”（第三世界）这一法语名词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进入政治学家的词汇表，此后人们对它作了各种不同的定义，使用这个术语的作者并未对它的含义达成共识。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对这个概念是否有用提出质疑。我认为尽管围绕这一概念有许多争议，但可以证明它并非多余。

某些分析家认为第三世界不过是一个神话，并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一观点。首先，作为世界政治中独立的、明确的群体应有充分的团结和凝聚力，但经常被称为是第三世界的这一组国家却缺少这些要素。以这种观点来看，如果第三世界确实存在，那么它就应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有效团结，它在世界政治中的看法和行动应具有某种重要性。J.D.B. 米勒 J.D.B. Miller 在

他 1960 年的文章中称，第三世界不过是一个神话。因为当时第三世界没有形成一定程度的联合，而他也没有预见到它的出现。他在总结他对第三世界政治的研究时断言：“以团结、目标和有效策略为特征的一个第三世界是……一种妄想”。^②

一些批评家认为第三世界仅仅因外国援助的存在而存在，如鲍尔（Bauer）称：“第三世界就是外国援助的产物，没有外国援助就没有第三世界”。^③ 这些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存在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实际的利益纽带，外国援助的终止将导致这种虚幻的团结的消失。这种保守的观点认为，这些国家之间深刻的、本质的分歧被一种虚假的团结感所掩盖，而这种团结不过是用来逼迫西方国家让步的工具。

一种更激进的观点则拒绝使用这个术语，认为它掩盖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与国际资本主义之间的现实斗争。一些国家精英之间的虚假团结不能掩盖存在于全球体系中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皮埃尔·雅雷（Pierre Jalee）认为“所谓第三世界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后院，用这个名称并不意味着它不属于这个体系，而是恰恰相反。第三世界这一表述往往会掩盖这一事实，并在客观上造成混淆”。^④

尽管存在这些批评，这一术语被政治家和学者至少用在三个不同的方面。在第一种用法中，第三世界是指一类遵循一套共同的文化价值而联合起来的国家。根据这种观点，第三世界是全球体系中这样一个部分，它要么是已经或正在抛弃西方价值观，要么是从未接受过西方价值观。一个共同的反西方体系将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即使不存在将它们联结起来的文化共性。这种观点在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的著作中被重点阐述。^⑤ 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则更关注文化特征，并将共产主义国家排除在他给第三世界所作的定义之外，因为它们“没有一套独特的、不同的政治文化”。^⑥ 其他观察家更详细地考察了这些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而非文化共性。这种文化论的问题在于，它难以解释

跨越各种不同文化传统和历史形成的联合，这些国家有不同的传统、文化和宗教，很难证明它们之间存在一种文化共性。

这一术语被广泛认同的用法是作为一个经济概念。从这种观点来看，第三世界就是指世界上较穷的国家，它可以和其他表示一国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术语替换使用，如发展中、较不发达、不发达。第三世界的界定条件是共同的不发达状态。这种观点在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的文章中得到简明的阐释，他认为：“如果现代世界中富裕的工业国家被分成西方和东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那么穷国就构成了第三世界，它们因对资源较小的支配能力而区别于上述两类国家”。^⑦但这种定义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对构成发展中国家的条件确定一个公认的标准。如果我们以人均收入为依据（这可能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立刻就会面对如何确定恰当的分界点的问题。在 80 年代，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更趋扩大，这意味着不能简单地将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归入一种类型，而应作多种分类。换言之，如果第三世界只是被作为一个经济术语，那么中等收入国家、石油输出国、重债务国、最不发达国家、农业国等等术语，比某个总括性类别更能贴切地区分彼此之间的差别。事实上，由于 70 年代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一些人已开始讨论第四世界和第五世界了。^⑧

无论如何，第三世界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经济概念。实际上从一开始它就不仅仅是指共有的经济特征，第三世界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一类拥有相似经济特征的国家。第三世界一词表达了对世界政治中某种程度的无能为力的感觉和意识，它是对国际关系中政治分歧的象征性表述。它包括那些有意识地将自己归入第三世界的国家，以及那些外交政策受到这种因素影响的国家。从政治的角度看，第三世界的概念标志着那些有疑问的国家自我认识的重大转变，第三世界包括那些有共同利益并构筑了外交联盟的国家

在全球层次上，第三世界的联盟包括两个独立的集团——不结盟运动和 77 国集团。在历史上，第三世界的起源可追溯到战后国际关系的两个重要发展：冷战和非殖民地化。东西方之间的对立和争夺霸权的斗争似乎与许多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们无关。不结盟运动试图在国际关系中开辟“第三条道路”，前殖民地国家拒绝东方和西方，拒绝遵循公认的中立做法，而是试图形成以反对大国集团为基础的联合。在非殖民地化、联合国的作用和经济发展等问题上，不结盟运动国家也有共同的目标。^⑨在 1964 年的第一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七十七国集团正式成立，并成为第三世界表达它们对国际经济秩序不满的主要工具。

第三世界联盟建立在容许成员多样性的基础上，成员国家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哲学，各自的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它们有不同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和经济组织。然而，它们在国际组织中形成了一个核心集团，开辟了一个对国际政治经济变革发表意见的论坛。^⑩在本书中，第三世界一词大部分时候就是指这种外交合作。在前面提到过的国际经济组织中，第三世界表现出共同的立场，既有独立谈判，也有集体谈判；其联盟不是静态的，所达到的团结程度受国际体系中的变化的影响。这里所取的观点承认存在多样的联合，换言之，第三世界被视为一个政治实体，但不管达到的团结是有组织的或是被误导的，也不管它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为的。第三世界看法的一致程度取决于成员国之间分歧的内部解决。此外，我不认为第三世界联盟发起的政策会自动使它的所有成员受益。

1.3 对国家分类的注解

根据经济标准划分国家类别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作法。然而，学者、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都采取这一作法。如果没有进行判断所需的一致标准，围绕这个问题就会产生争执，人们

将争论某个国家归入哪种类型。用来划分国家类别的最简单常用的标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但由于这种方法不够精确，人们开始尝试使用其他各种标准，其中包括工业化水平、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文化水平、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和基本的卫生设施、净化水设备。

概要分类可以是很简单的，如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分法，或区分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分类法。各个国家可按人口、资源基础、是石油输入国还是石油输出国等进行分类。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非殖民地时代的遗产，这种粗略的分类法掩盖了每一群体内经济状况的巨大差异。而且，大量边缘国家一直是这种分类法面临的难题。一个国家被称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并不是某一严格的、科学的划分结果，而是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产物。

发展中国家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这些国家在面积、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自然资源状况、工业发展和人均 GNP 方面差别很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在 1973 ~ 1974 年石油价格上涨后更为显著，而 1982 年债务危机更加速了这种趋势。特别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探索成功的发展战略中的成就，更拉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表 1.1 反映了发展中地区收入的分布状况，表明与广泛存在的想法恰恰相反：发展中地区的收入分布从未平衡过，它还反映出 80 年代收入水平的差距扩大。

表 1.1 发展中世界收入分配的变化 (%)

地区	1960 ~ 1965 年 (平均)	1988 ~ 1989 年 (平均)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12	7
东亚	22	37
南亚	15	12
中东、北非和欧洲	19	1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33	27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第 10 页。

发展中国家收入份额的变化受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不同的增长

率的影响。东亚所占份额从 22% 上升至 37%，因为 80 年代东亚的人均 GDP 的增长达 6.7%，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和拉美的人均 GDP 则下降了。（见表 1.2）

表 1.2 发展中地区的状况指标。人均 GDP 的增长率（%）

地区	1965 ~ 1973 年	1973 ~ 1980 年	1980 ~ 1989 年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3.2	0.1	-2.2
东亚	5.1	4.7	6.7
南亚	1.2	1.7	3.2
中东、北非和欧洲	5.5	2.1	0.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3.7	2.6	-0.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第 11 页。

用于描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术语随时间发生改变。语言的发展与对特殊词语的适用性的认识的改变相对应，诸如落后、贫穷和不发达这些词汇因其负面含义、隐含的文化偏见和种族主义色彩而被舍弃。欠发达国家这个词在 60 年代中期流行起来，目前仍是一些作者的偏爱。我之所以使用发展中国家这个术语是因为这是联合国的用法，而且它也是这些国家的代表喜欢用的术语。发展中国家一词中隐含的积极意义是它受到如此广泛使用的主要原因。当然，有人会反对将这些国家称作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中的许多成员经济发展不稳定，且出现过负增长。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发明的著名词汇“不发展的发展”不仅强调了国际不平等是一个历史创造的过程，而且强调了穷国没有经济发展这一现实。但是其他可替代的术语也遭到反对。不发达国家只能指那些资源没有得到开发的国家。有人认为欠发达国家是一个更恰当的术语，因为贫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①但是由于对贫穷的国际量化指标没有一致的标准，这个术语并不像它第一次出现时那样中立。既然没有恰当的术语，我就选取了使用最广泛、危险性最小的术语。

在本书中我将同时使用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这两个术语，因为这两种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而且第三世界的成

员资格是以该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为基础的。但是，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些术语的使用与分组的多样性是兼容的。关于国际关系的文献中一直有大国和小国的划分，这些分类方法基于对等级化的国际社会中国家的相对实力的分析，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小国都是一样的。分类的有用性取决于其描述和分析能力。我们能够从许多不同的观点来理解全球权力结构、国际等级和不平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承认存在一种全球主导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位。这些国家在发达国家面前并非总是失败，但必须承认，由于优势资源掌握在他人手中以及结构力量的作用，它们缺乏决定大部分事情的结果的能力。

1.4 对发展合作的互相矛盾的观点

如何看待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取决于所取的观点。每种观点都包括一套关于发展、国际经济和国际合作的价值、信念和假设。这些观点不服从于一种特定的理论，也没有一致的思想体系。观点是指一种广泛的知识框架，它对相关的研究目标和完成研究任务的适当方法有一套共同的核心假设。

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和功能的判断不能脱离分析者的价值观和信念。发展中国家采取集体行动提出其在全球经济中面临的问题，而评估这种行动的成功或失败，与分析不发达的成因、当代国际经济体系的运作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时所采取的观点是密不可分的。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作者们已认识到三种观点的存在，即自由主义、现实主义/重商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⑫相似地，研究发展的作者们详细阐述了对发展的研究中许多相互冲突的观点或范式。^⑬对发展合作的态度来自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点和发展范式的混合作用。对于发展合作，自由主义者、改革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观点建立在对国际不平等的成因、国际经济秩序和改革建议的互相对立的理解的基础上。

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建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经济发展的自由主义理论着重研究增长的内在障碍。根据这种观点，目前的发达国家经历了一个改革生产结构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现代经济发展过程，发展就是将这一过程成功地扩散到穷国。发展的失败是因为国内市场不健全、效率低下和非生产性的要素市场、教育水平低下、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妨害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观念和制度。发展的关键在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这些政策消除了经济发展的阻力和释放了生产力。

持这一观点的作者们相信，国际经济对一国的发展努力具有积极影响。国际专业化生产、贸易和资本运动导致了全球资源的更合理的配置，并使各个国家受益。因此，市场力量的自由运行产生了最优的国际分工，尽管贸易收益可能分配不均，但贸易扩展了生产可能性边界，从而使国家从中受益。赞成市场和价格机制的自由主义理论家相信：更深地融入国际经济中对发展中国家有益。对外贸易提供了发展的动力，提高了本国企业的生产力和效率。外国投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方法的传递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国内储蓄。外国援助提供了急需的资金，特别是为短期内不能获得高回报的生产筹集资金。

从自由主义的立场看，国际合作能够帮助穷国获得资金、技术和相关的技能以促进发展。发展合作的目标是消除那些阻碍商品和服务在国内和国际上自由流动的壁垒。首先政府间协议应增强对市场机制和私人企业的依赖。IMF、GATT 和世界银行就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基础上的。

改革主义者的观点介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观点之间。持这一观点的作者们援引了大量经济理论。他们对于市场导向政策在促进发展中的成功作用，有着与自由论相同的认识。但他们认为市场不完善阻碍了增长从富国向穷国的扩散。改革主义理论家认为，自由主义模式脱离现实，并且不能充分解释经济力量和历史的变化，而正是这二者创造了自由主义的处方可能成功的条件。

改革主义者认为，一旦收入存在重大差别，市场就无法高效、平衡地运行。他们坚持认为发展无法简单地通过现代经济增长从富国向穷国的延伸来实现。根据这一观点，不发达是由国内和国际水平上结构刚性引起的。改革主义者对关于市场的慈善作用的假设提出质疑。

改革主义者承认，自由贸易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无须承担作为发展中国家增长引擎的任务。富国的购买力导致经济交往的利益向其倾斜。市场力量的无规制运行导致发展中国家从事初级产品生产和输出的专门化程度过深。由于初级产品容易受到长期的不稳定性和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缺少适当干预的国际专业化生产不会导致发展。尽管外国投资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但也可能阻碍经济增长。跨国公司对生产和市场的控制、转移价格、出口限制、专利使用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水平和收支平衡产生负面影响。外国援助在理论上能够实现发展经济和削减贫困的双重目标，但它过于为政治和经济限制束缚而削弱了它的效果。

因此，从改革主义的观点出发，国际合作应有助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因市场力量的自由运行所产生的弊端。对国际经济的重新分配和干预方法是克服第三世界发展阻力的最佳途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正是基于这种改革主义原则成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提议也是以改革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秩序的批评为出发点的。

激进主义的观点建立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衍生理论上，并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作方式持批评态度。根据这一观点，不发达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规律的作用。只要资本主义继续主导社会和经济体系，消除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努力注定失败。不发达不只是低收入、低储蓄和国内市场不健全的结果，而是几个世纪以来剥削的结果，从最初的殖民主义到后来的帝国主义。

国际贸易根本不是提供一种发展的动力，而本质上就是一个不平等交换的过程。贸易和投资从发展中国家榨取剩余价值，并

输入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国家。资本主义从本质上创造了财富和贫困。因此，世界被分裂成经济上的富国和穷国不是偶然的，而是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外国投资和援助造成和加深了依赖性，并延缓了自主的和自我持续的持续增长的发展。

按照激进主义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导致了不发达，并使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需要服从于外国资本和本国买办阶级的利益，发展合作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根据这种观点，任何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作法，都可能加深经济和政治上的依赖性。这种激进主义的观点产生了这样的结论：本书中讨论的四个国际经济组织不可能促进发展，而更可能加大内部的不平衡和维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控制。

1.5 本书的结构

本书的目的在于描述和解释第三世界和国际经济组织间的相互影响。本书从发展中国家对现有国际经济组织改革的要求出发，考察了国际经济组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关注和利益的响应程度。它还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组织工作的不满和它们的改革意见，并评估了国际经济组织对第三世界挑战的反应。

第二章简要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经济，总结了一些相关的经济指标，讨论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成就的相反的解释。第三章集中讨论了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合作，分析了体制理论作为研究国际合作的一种方法的优劣。随后的四章详细分析了第三世界和四个国际经济组织的关系。它们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三世界运动经常用经济公平来描述，最后一章考察了经济公平对本书讨论的问题的适用性。

注释：

国家利益的概念可参看 Joseph Frankel, *The National Interest* (London: Pall Mall, 1970) 和 James N. Rosenau, 'The National Interest', 在他的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修订版中 (London: France Pinter, 1989) pp. 283 - 93。

② J. D. B. Miller, *The Politics of the Third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26。

③ P. T. Bauer, *Equality, the Third World and Economic Delusion* (London: Methuen 1981) p. 87。

④ Pierre Jalee, *The pillage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 p. 3。

参见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⑥ Peter Worsley, *The Third Worl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4) p. x。

⑦ J. E. Goldthorpe, *The Sociology of the Third World: Disparity and Involv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

⑧ 参见如 C. Fred Bergsten, 'The Response to the Third World', *Foreign Policy* (Winter 1974 - 75) pp. 9 - 11; 和 George W. Ball, *Diplomacy for a Crowded World* (London: Bodley Head 1976) pp. 278 - 298。

⑨ 关于不结盟运动的研究已有许多发表，讨论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及其演变的文章可参见 Hans Kochler, *The Principles of Non - Alignment* (Vienna: International Progress Publishers 1982); A. W. Singham & Shirley Hune, *Non - Alignment in an Age of Alignments* (London: Zed Books 1986)。

⑩ 参见 Robert Mortimer, *The Third World Coalition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1980)。

⑪ Salvatore Schiavo - Campo and Hans W. Singer,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0) p. 18。

⑫ 参见如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第二章; Stephen Gill & David Law,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8)。

⑬ 参见如, Diana Hunt, *Economic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 Competing Paradigms*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9); David Harrison, *The Sociology of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London: Unwin Hyman 1988); Ankie M. Hoogvelt,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2nd ed. (London: Macmillan 1978)。

第 2 章

世界经济中的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争取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运动是由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人们对这些变化影响发展进程的认识促成的。本章既不想回顾有关贸易和发展的论述，也不想详尽阐述前一章提及的有关国际经济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三种观点。本章将回顾世界经济发生的变化，以及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融入日益相互依存的国际贸易和支付体系的过程。第三世界和全球经济的联系是通过贸易、投资以及援助来实现的，本章将探讨上述三个方面的主要趋势，重点回顾 1980 年以来的发展情况。

1945 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史可以分成两大阶段：二战末至 1971~1973 年，国际经济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战后繁荣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危机和不稳定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的政治、经济危机更加剧了国际经济的这种不稳定。五六十年代的高增长率在 90 年代未能实现。

对于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否从参与国际经济中受益，众说不一。不同的理论观点、不同的数据来源、以及所论时间的差别导致不同的结论。可以肯定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在每个阶段不尽相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很不平衡。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异化虽然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精妙理论中找不到，但现实中总是存在，并且比以往更加突出。因

此，检验这些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表现的任何努力都必须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化。

战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增长率高于工业化国家。1950~1975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年增长率为5.6%而工业化国家仅4.7%。^①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开始和世界经济中较为不利的条件在1980~1989年间使上述增长率分别下降到3.8%和3.0%。^②这些数据表明了地区间、国家间的差异，并且一些国家集团比另一些表现要出色。基于经济发展的水平，表2.1、2.2提供了一些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数据。

表 2.1 1965~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

国家	1965~1973	1973~1980	1980~1989
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	6.5	4.7	3.8
低收入国家	5.3	4.5	6.2
中等收入国家	7.0	4.7	2.9
高收入国家	4.8	3.3	3.0
世界	5.0	3.3	3.1

注：根据世界银行分类，中国香港、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被列入“高收入国家类”

资料来源：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86页。

表 2.2 1965~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

国家	1965~1973	1973~1980	1980~1990
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	4.3	2.6	1.5
低收入国家	2.4	2.7	4.0
中等收入国家	5.3	2.4	0.4
高收入国家	3.7	2.1	2.4
世界	2.8	1.3	1.4

资料来源：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86页。

从地区来看，不同发展中地区的差异更加突出。东亚表现最好，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拉美国家表现较差。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实际人均收入自1973年以来还有所下降，该地区人均收入占工业化国家平均收入水平的比例从1950年的11%下降到

了 1991 年的 5%。^③如果比较 80 年代按人口计算的平均年增长率的话，发展中国家的不均衡增长状况更是显而易见：东亚地区达到 6.3%，南亚地区 2.9%，拉美地区 0.5%，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中东、及北非却出现了负增长率，分别为 -1.1% 和 -1.5%。^④

2.1 贸易

这些总的趋势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状况中也得到了体现。战后世界贸易的发展快于世界产量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良莠不齐。发展中国家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从 1950 年的 31% 下降到了 1960 年的 21.4%，1980 年上升到 27.9%，但 1990 年又下滑到 20.4%。同时，发达国家所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从 1950 年的 60.4% 上升到 1960 年的 66.8%，1980 年小幅度下滑到 63.1%，但 1990 年又上升到 69.9%。发展中国家能否从世界贸易的扩大中受益取决于下列三种主要因素：（1）贸易流量的结构；（2）工业化国家对国际贸易体系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控制；（3）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策略。

战后，世界贸易持续增长，其中制造业最具活力。1950 ~ 1985 年，制成品贸易的增长是其产量的两倍多，而其他商品的贸易增长要慢多了。1950 ~ 1983 年间，矿产品贸易的增长和世界产量的增长速度差不多，但 1983 年以后增长速度慢多了；农产品贸易比世界产量的增长速度慢得多。^⑤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不畅是由于初级产品，即世界市场需求最不足的产品，占出口比重太大。^⑥初级产品占世界贸易的份额由于种种原因处于停滞或下降的状况，最主要的两个原因是其需求收入弹性太低以及发达国家的技术革新使其容易被合成纤维和其他材料所代替。

初级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不佳表现引起了一场有关贸易条件的争论。相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其贸

易条件是否存在不断恶化的趋势，目前还无定论。各种相互矛盾的不同理论和方法使得各种结果之间的比较相当困难。约翰·斯卜洛思（John Spraos）曾对许多研究作过调查，并得出如下结论：“虽然趋势恶化的说法不能被彻底驳倒，但如果考虑截止到 70 年代的数据的话，这种说法值得怀疑。”^⑦ 尽管相对于制成品来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趋势不能得到证实，可是初级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不稳定。1974 年以来，除 1979 ~ 1980 年以外，初级产品的价格稳步下滑。到了 80 年代，初级产品的价格骤降，达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80 年代末，商品平均价格比 80 年代初下降了 33 个百分点。这种价格下滑严重影响了那些生产结构单一的最贫穷的国家。贸易条件恶化最严重的两个地区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拉丁美洲，贸易条件的恶化使这两地区的实际购买力比 70 年代分别下降了 13% 和 15%。但是，不仅在 80 年代，而且在战后绝大部分时间里，国际贸易体系是否不利于第三世界中那些严重依赖某些特定商品的出口国，仍是可以争论的。

对整个第三世界来说，初级产品价格下降产生的影响可以被制成品出口的扩大所抵消。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制成品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从 1963 年的 4.3% 上升到 80 年代中期的 12.4%。^⑧ 1965 ~ 1988 年，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占整个出口的份额上升到原来的四倍，即从 16% 上升到 64%。^⑨ 第三世界这种出口商品成分的变化在东亚和南亚比非洲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非洲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份额从 1965 ~ 1992 年只下降 1%，即从 93% 下降到 92%；中东和北非地区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份额从 98% 下降到 87%。^⑩

制成品出口的巨大增长尽管不只是局限于几个国家，但主要使新兴工业国（NICs）受益，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即香港、新加坡、韩国及台湾，其制成品出口大约占整个第三世界的 33%。因此，发展中国家中的比较发达的国家并没有陷于只依赖出口有限的几种初级产品的困境中。这些国家成功的工业化策略

使得它们能够使其生产基础多样化，重要的是增加制成品的出口。

在很大程度上，第三世界制成品的出口是逆着发达工业国的保护政策而扩大的。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政治、经济统治地位使得它们对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出口能够有效地设置保护壁垒。随着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具竞争力，强大的政治力量成功地说服北方国家的政府对南方国家的出口采取保护措施。也许，北方保护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多种纤维协定》。

第三世界在纺织品方面的比较优势及其纺织品、服装的大量出口使得北方保护主义盛行，北方世界并把它美化成有序的市场协定。早在 1962 年，通过《关于国际棉纺织品贸易的长期安排》(LTA)，发达国家就对第三世界的竞争优势采取了限制措施。

《多种纤维协定》达成于 1974 年，后经续订、延长，并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纺织品、服装出口的限制。就连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的孟加拉国在 80 年代也受到《多种纤维协定》配额的限制，然而，孟加拉国的纺织工业在 80 年代却得到了有效的发展。

关税升级也大大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前景。发达国家关税结构的主要特点是：税率随着加工程度的提高逐渐增加。进口的原材料的税率较低，甚至为零，但随着最终产品加工程度的提高，关税也逐渐升级。这种关税体制的效果就是挫伤发展中国家对商品加工的积极性，阻碍其制成品的出口。

发达国家还对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设置了一系列非关税壁垒，卫生和安全措施、海关估价程序以及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是用来阻碍第三世界国家进入发达工业国市场的几个非关税壁垒的例子。

发达工业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还对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贸易产生了消极影响。美国、欧盟、日本及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农业支持政策通过价格支持、直接支付及其他政策保护了国内农民的收入，但却损害了第三世界出口国的利益。工业化国家的农